

未竟的逻辑：从未走出的“现代”

张虹

一定意义上，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构成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思考现代社会共同的价值关照。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现代性无疑形成了这些讨论的起点。尽管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这一书中，将现代本身视为是对时间的一种命名形式，指出它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与过去的、旧有的、传统的分裂和割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不是从未现代过，尝试在时间“断裂”之处寻找“永恒”的努力因现代性而未曾实现。“现代”这个名词，包括形容其特性的“现代性”这一形容词，所内在的含义，是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一种永动的加速，一种背叛性的割裂，一种革命性的颠覆。

时至今日，当研究者审视一国或跨国的诸多文化现象、技术革命、邦交关系、传播活动之时，仍旧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一强大而宏阔的语境。技术发展、经济社会进步、知识话语与权力结构等均可视为现代性语境中的显性议题。因此，思考何为现代、何为现代性，或将有助于理解我们身处的时空和社会。有关现代性的著述颇多，商务印书馆出的“现代性研究译丛”是研究现代性的必读书目。从阅读体验上，阅读有关现代性的书籍和文献是艰难的：一方面现代性问题被广泛讨论却尚未形成共识；另一方面，现代的面向多种多样，所需要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知识非“一日之功”。在这套译丛中，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因文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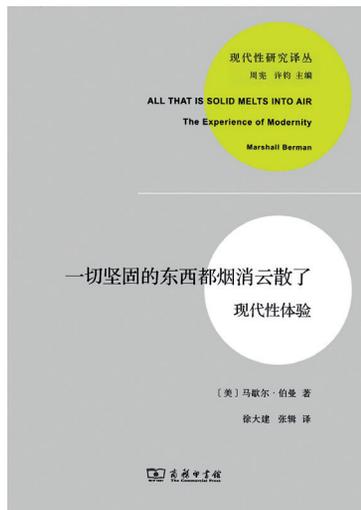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

作者：【美】马歇尔·伯曼

翻译：徐大建、张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3-9



天然、论述真实而缓和了上述两方面带来的畏难情绪。

在书中，伯曼用一种写史、写人、写思、写意的笔触，讲述了弥漫在16世纪直到今天的现代性气质与内涵，讲述了有关现代性或融合或断裂、或趋同或变异、或建设或破坏、或清楚或含混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作者截取了“浮士德发展的悲剧”“马克思的现代主义”“波德莱尔大街上的现代主义”“彼得堡欠发达的现代主义”“在象征森林里纽约的现代主义”五个历史截面，试图将原本混杂不清、稍纵即逝的现代性体验呈现在读者面前。

成为现代，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伯曼看来，所谓的现代性就是发现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人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自己和世界，与此同时它又威胁，甚至要摧毁所拥有的一切，摧毁所知道的一切，摧毁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现代性本质就是断裂性，诚如杰姆逊在《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一书中，指出的现代指的是教皇时代结束，但新的时代还没有来临

时的“当代时期”，在历史特征上表现为“时代的断裂与破碎”。在对现代性历史脉络的梳理中，无论是浮士德建设性的破坏，还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一切等级的和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无论是波德莱尔的林荫大道上遮蔽或凸显了多少穷与富、贱与贵、丑与美、假与真、上层与底层、破碎与完整的矛盾，还是纽约的森林里上演着多少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成就与辉煌、破败与惨淡，都能够从中读出伯曼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

正如马克思这样描绘现代社会的图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的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讲话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因素、被尊崇的观念和简介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读了。现代性使得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解体并异化了，现代性在伯曼笔下，不仅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迭变，而且是在字里行间揭示了普罗大众的男男女女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去体验现代性，去成为现代，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现代性将人们卷入其巨大的漩涡之中，将人们变成它的主体去创造、去建设、去迎接的同时，也把人们变成了它的客体，去毁灭、去破坏、去逃避。

按照哈贝马斯《论现代性》中的观点，现代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它是新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包含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在伯曼的书中，这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体验，从16世纪初的探索一直横亘到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培养出了伟大的现代公众，但却只能戏剧性地出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场域，兴高采烈地体验着发展带来的破坏；并从19世纪一直穿越到20世纪，在这个阶段，现代性把全球范围内的公众全部打破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

情感的、生活的、商业的、市场的、民族的、传统的碎片，并在现代主义的风中日渐消散。

在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波德莱尔那种所谓的“从短暂中抽取永恒”的现代性体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殖民主义、民族国家、市民社会、世界主义等种种完整的历史过程，却在一个个碎片化的个体身上变得脆弱而疏离，人们所生活的环境，前所未有的完整而永恒，却也前所未有的破碎而短暂。我们原本所坚守的价值标准、道德情感，在每一条林荫路上，每一个咖啡馆里，每一个超市市场中，甚至是一场电影、一场演唱会中变得模糊而松垮。个体成为了前所未有的现代个体，成为了世界化的个体，却也丧失了个体本应有的主体性。用伯曼的比喻，在现代性强势的、向前的、发展的逻辑中，浮士德般的理想与情怀已然消失。

现代性逻辑中消失的“浮士德”

现代社会凭借其内在活力暗中削弱着阶级、阶层、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工厂和商业部门在社会中的形成，也削弱着自然的技术经济进步的先决条件和连续形态。在“浮士德——发展的悲剧”中，伯曼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来揭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悲剧：“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使得工业生产技术、科学技术等铺天盖地地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情感的方方面面，每个现代的男男女女都在空前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无意识地成为了现代主义者，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现代主义。

首先是，家人与爱情。浮士德与葛丽琴的爱情与其说是一种发展的悲剧不如说是发展的闹剧。原本质朴单纯的爱情与亲情都被放在种种变化与发展的压力之下。葛丽琴原本天真无邪的感情必须变成精致的智

慧才能足以面对自己所经历的感情上的大变动。她不得不建立并维持一种双重的生活，应付家庭、邻里、教士全景式的监视和令人窒息的压力。对于葛丽琴来说，她现有的爱情颠覆了原有的旧式的、纯粹的社会角色，然而在浮士德的时代，她只能在巨大的生活背景下，不断地重塑自我，成为一个不是自己的自己，浮士德所爱的那个天使般的小女孩，在他面前消失了。浮士德的爱情是现代的、是成熟的，同时也是幼稚的，他的爱有着完整而破碎的社会环境，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广阔空间，爱情那种田园诗般的感觉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与内涵，在现代性的浸入下，从内开始发生异化，被重新塑造和发生。

其次是，家园与故土。在伯曼的分析中，浮士德虔诚的创造，实际上是在破坏和瓦解。浮士德孤立、敏感、否定性地远离了原始生活的整体，去专心地创造和发展所谓的美好时代。“当他俯瞰自己的工作成果时，他看到周围的世界都焕然一新，一个全新的社会按照他的设想创造出来。”在浮士德浩大的改造过程中，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的关系都摧毁了，正如靡菲斯特所说“我是否定一切的精神，凡是生成之物本应毁损消失。”在现代性来临之时，现代人精神上的家园与故土，在资本、技术、物欲的浪潮中，如同斐莱孟和鲍西丝的小房子，在浮士德的建设中消散。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土地只是变成了承载居所的存在，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生成之物，永远地失去了海风的凉劲、茅屋的温馨、神圣教堂的钟声以及长满椴树的院子，现代人只是随波逐流地奔波在一条条现代的大街上，在都市的繁华中生成着个体的现代主义。表面上，发展的过程将一块块荒漠变成



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为《浮士德》所作的插图，上图为《浮士德和瓦伦丁的决斗》，下图为《浮士德和梅菲斯特在瓦尔普吉斯之夜狂奔》

了欣欣向荣的高楼和街道，而在发展的内部却再造了一块块新的荒漠。人人只剩下了空在风中摇曳的支架，没有家园感，没有故土情，精神的凄荒在物质的繁荣中形成了最滑稽的悲剧。在浮士德的故事里，失去家园的远不只是斐莱孟和鲍西丝，在现代性发展的悲剧中我们都是精神上的流浪者。

最后是，自我与他我。在原子化的陌生人社会里，单向度的人都努力契合着发展的逻辑、建设着新

的世界。伯曼借梅勒的话，说明了现代人的“伪浮士德”的追寻和创造：“我们都处于一个浮士德的时代，注定要在自己完蛋之前，遇到上帝或魔鬼，而那些逃避不了的真实矿石是开启这把锁的惟一钥匙”。在现代性的发展中，现代人转变自身的惟一途径就是根本地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改变整个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经济的、伦理的、情感的、道德的世界。伯曼认为现代的男男女女都是在争先恐后地努力成为一个 *Übermensch*（超人），而不去努力成为一个 *mensch*（真正的人）。人人都在创造和发展，人人却都在自我毁灭和消失，以至最后，我们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他我，成了一个不受束缚却又饱受束缚的“我”。人们失去了幼年的童真，埋葬了整个传统社会中本真的东西，用成年的状态生成了贯穿整个生命的体验。浮士德的努力改造和建设原本是为了给人们提供自由，却未曾想到在这种现代性的自由中，已经再也无法寻回小时候听着复活节的钟声流泪的感觉了。浮士德杀死了斐莱孟和鲍西丝，这使得“自我”在发展中讽刺性的达成了“他我”，在杀死老人的同时，浮士德也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当现代性声势浩大、汹涌澎湃地洗刷了旧的社会之时，当浮士德发现自己再无事可做之时，我们的灵魂将在丰饶的物质中感到精神的匮乏，感到我们以“自我”之名降生，以“他我”之实存在的无奈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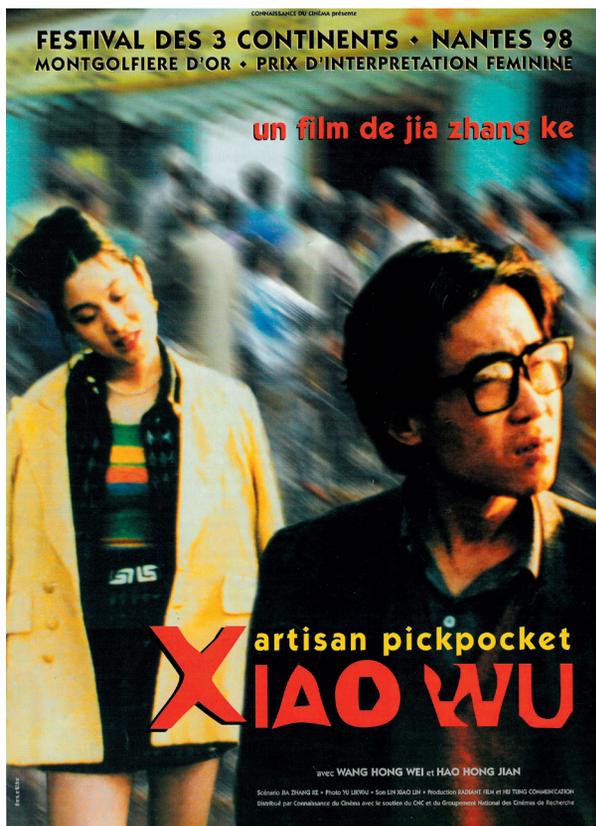
伪浮士德时代“精神故里”的消失

现代性是一种卡夫卡的境况，在这样的发展中，每一个个体、群体和社会都处在不断地重构自己的持续压力之下，假如他们停息了，就会被历史淘汰。伯曼深刻地揭示了人们的内在动机。在现代社会，人们似乎能够无穷的接近现代性的要求，却又永无法到达。尽管如此，历史也只是将我们带到了物欲、福利、市场、商业所裹挟的境地，我们有许多事要完成，而事情本身却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我们一方面想要植根

于一个稳定而一致的个人与社会的过去，另一方面又贪婪地追求增长——不仅仅追求经济的增长，而且追求经验、快乐、知识和感觉、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增长——而这种增长会摧毁我们遗忘的自然和社会图景，摧毁我们与那些失去了的世界的感情联系；再如，一方面我们拼死地效忠于各个种族、国家、阶级和性别集团，希望它们会给予我们一个牢固的身份，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却日益国际化——我们的衣服和家庭用品，我们的书和苦乐，我们的观念和梦想的国际化——而这种国际化会将我们的各种身份传播到地图上的各个地方；又如一方面我们欲求生活所依赖的各种干净而坚固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又追求现代生活和经验的无限可能性，而这种无限可能性是会消除一切价值的。”疯狂的发展速度，狂欢的现代资本席卷了最穷乡僻壤的地区，无数的工厂、购物超市、大街、集贸市场、中心广场代替了荒草与瓦砾、田园与茅屋，但在轰隆隆的声响中，昔日的浮士德变成了今日的斐莱孟和鲍西丝，现代性的风潮一波接着一波，空气中充满了被繁复与丰盛包围的不安与惶恐。

斯坦伯格说：“现代性就是用一种侵略性的话语来骚扰我们。”坚固的钢筋水泥，茁壮成长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中心广场，某个超级市场里的浪费，某个拆迁角落里的破坏，某个城中村里的无奈，某个贫民区里的叹息……现代性就是如此矛盾而有趣。这里既容得下最为壮观的建设与成长，也容得下最为丑恶的挥霍与毁灭，既容得下最为富有的雍容与奢华，也容得下最为贫贱的卑微与弱小。

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科学进步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优越的条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一场场用金钱和利益推动的浮士德式的创造与革新。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人们被自己所创造的一切所阻碍，与其说我们依靠技术与资本生活，不如说技术和资本依靠我们进行扩张和膨胀。而扩张背后，则是精神故里的消退与沦陷，是传统价值的式微与流失。



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小武》讲述了一个在现实中尴尬窘迫，对未来茫然无措的年轻人的故事

对于主动或被迫卷入现代进程的每一个国家与城市，现代化冲击的是人类共同的“故里”，冲击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一个家园灵魂的内核；对于市民和农民，现代化在强化了城乡发展的矛盾同时，也使得穷人和富人同样的失去了精神的故土。图格海纳将现代的社会结果比喻成一种马拉松，每走一步就会有人被甩在体制之外。在现代性的强势逻辑中，许多家园的、故土的、传统的、生机勃勃的归属感被悬置，许多疏离的、遥远的、现代的、单调庸俗的焦虑被增添。

这种“精神故里的消失”在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电影中随处可见：三峡库区拿着手机的打工者，《世界》里想去乌兰巴托，却只能在世界公园里畅想“现代环球梦”的农民工，小武在澡堂里唱歌，在歌女胡梅梅那里寻找“爱情”，小山回家时，那七分钟的长镜头

下，漫无止境的归途与寻觅，都流露着现代化进程中，故里消失对人物的重大精神创伤。

重思未竟的现代

当伯曼将跨度四百年甚至更长的现代性体验写成一曲“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历史时，身处现代，回望历史，应该重新思考的是这样一些词语迷雾带来的启发：现代与后现代、固态现代与流动现代、重资本主义与轻资本主义、自反性现代性等，这些词语在一定程度上都回应着现代性命题在今天的艰辛与波折。一定程度上，现代的历史发展至今，现代性的逻辑依旧在发挥作用。不仅关乎政权方式、经济生产、社会组织、文化体制、大众生活，更关乎理性、自由、民主等文明进程中的根本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伯曼的思考无疑宏阔而深远，现代性的问题值得每一个城市和国家、个体和组织去重新重视。直面现代性与生俱来的变动不居，正视现代性带来的绝对变迁速度、全球性社会的断裂性巨变、对于权力系统的依赖、劳动和生产的商品化等后果，作为研究者应秉持敏锐和审慎，应不断观测技术进步、社会发展的细节，对人们身处的“现代社会”“现代性困境”“现代性后果”进行更为开放的剖析和交流，从更宽广的维度去探索缤纷现代事件和实践背后的机理和逻辑，去理解现代何以发生、何为现代性、现代性的后果正在呈现怎样的新面向和新特征，或许将是我们进行理论与学科对话的一种尝试。

“破坏难于建设”，对于理论的建设也同样如此。面对现代性提出的命题，应避免因过度追求现代性所造成的悲剧，在发展建设的过程中，少一些对于传统物质与精神的破坏，多一些来自良知与心灵的对于故里的回归，从历史时间的深处，寻找文化的自觉性，在精神与心灵上保持一种“故里的归属感”，努力打开现代与传统对话的可能性空间。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级新媒体方向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